顯得更加油亮翠綠！

調味完畢，起鍋的茼蒿盛裝在一個粉紅紋彩的圓盤裡，紅底綠表，好一盤佳餚！

李先生坐在餐桌邊，筷子已拿在手中。

她戰戰兢兢、必恭必敬的端著，將盤子輕輕地放在先生面前。

李先生正舉箸要挾——忽地，他眉頭一皺，叫住了返身要進廚房的妻子：「我不是說要全部煮嗎？」

「是呀，已全煮了。」

「那爲甚麼不全部端出來？」

「都端出來了呀！」

「就這一盤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爲什麼我還沒吃，你就先吃了？」

「沒有啊！我根本還沒吃！」

「你明明吃得剩下這一點點，還說沒吃，那麼一大包，就剩這一些，眞是太可惡了！」李先生說著，扔下筷子，起身狠狠地揍了妻子幾拳，然後憤憤地走出大門去了。

從此，茼蒿菜多了一個別名——「打某菜」（台語）。

這個故事是我到菜園爲茼蒿菜澆水時，發心種菜的蜜柑居士告訴我的。我聽了很震憾：

很多時候，我就是那個不諳庖廚的莽夫，自以爲是的拿著雞毛當令箭，還以爲自己很厲害，能夠明察秋毫，殊不知……

很多時候，我只是看到眼前小小的一盤茼蒿菜，卻不知道這一點點菜是一畦菜、一大袋菜的濃縮品，我不知道別人一點點的成果，要付那麼多代價……

還有很多時候，當我採收許多茼蒿時，原以爲擁有許多功德了，卻不曉得在善調御師手中，那只是微不足道的芝麻事兒罷了！

各位看倌，您呢？

親得離塵垢

方俊義

從屏東老家出來，車子駛在高屏溪的大橋上，秋老虎的威力已失，午后的涼風自兩邊車窗徐徐吹進來，掠過耳鬢，還覺得有幾分令人心曠神怡的涼意。想起剛剛和父親親切的談話，心裡仍存著一股暖流，父子間由疏離而親近，由冷默而彼此接受，走過這段心路歷程，眞是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

打從有記憶開始，家中就一直爭吵不斷。父親喜歡酗酒，工作可說「三天打魚兩天曬網」，而所賺的錢，大部份又都拿去喝酒，全家生活的重擔自然全落在母親身上。在南臺灣的烈陽下，她揮汗不停地踩著三輪車，爲

的是維持一家大小的溫飽。

父親一喝酒，回到家就與母親爭吵，那是司空見慣的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父親喝得酩酊大醉，回到家卻和祖母吵了起來，他的眼睛佈滿血絲，顫抖的雙手亂揮舞著，我眼睜睜地看著他把祖母從床上推倒在地下，整個人直直地躺在地板上，不省人事……這樣的鏡頭，不斷在我童年的歲月裡上演……我對父親眞是絕望透頂了，甚至曾忤逆地希望他早死算了，不要爲了他一個人讓全家都過得那麼痛苦……。

等我長大成家，父親對待家人的態度依舊，母親不願和他住在一起，受他的百般凌辱，隨著妹妹們的出嫁，搬出老家。可憐的祖母直到往生前，對父親的種種言行，仍無法釋懷。

儘管家人是如此地怨恨父親，可是父親卻要我們孝順他，完全地接受他，「父要子亡，子不亡不孝。」這類話語常在他口中出現。若有不順則破口大罵，我偶爾也回頂他，父子之間常鬧得很不愉快，所以我視回老家爲畏途，只有每個月送生活費才回去一次。

這一、兩年我開始學佛，在佛法的薰陶下慢慢了解到佛法所說的「人生是苦」的眞義，只是我以前不願面對它、接受它，而讓這苦迫一直持續下去，在這二年聞思修的過程中，使我體認到，外境所有的相都是由我們內心的造作而來，也唯有從改變自己的觀念和看法著手，才有可能轉境。我的心漸漸柔軟了，對父親，也由原來的盡義務轉而眞心的關懷，可以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聽他說說內心的話，這才發現上了年紀的父親一直渴望著子女的關心！而令人歡喜的是，最近父親酒喝得較少了，也較能採納我們的勸諫，我的孩子漸漸能親近阿公了。

最近一直在思惟，什麼是眞正的孝順？我想除了世間的奉養，更要行出世間的大孝——度化父親皈依三寶，以佛法的智慧來解決生命的煩惱。我期盼自己能從佛法的體驗，度父親早日學佛。

火燄化紅蓮

何清雄

晚飯後溜狗回家，看到瓦斯爐正燃燒很大的火，上面放著一個瓦鍋，正燉著什麼似的，滿心不悅，立即對著太座怒吼：「告訴妳多少次啦，夏天天氣熱，晚飯後不要再開瓦斯爐，增加熱氣，難受死了！」接著又從她手中，把一件待洗的衣服搶過來，重重地往椅子上一摔，「要洗衣服也不問清楚，才穿兩天就要拿去洗，愛洗衣不怕沒有！」見她不搭腔，只是默默坐在矮凳上，雙手托腮，似有無限的委曲。我內心不忍，想安慰她，嘴巴